

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

深山初雪



深山初雪

· 散 文 集 ·

四川省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編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56年·成都

封面設計：謝趣生

深山初雪

(散文集)

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

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成都狀元街20號

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·162頁·10 1/8印張·200,000字

1956年12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數5,150—7,770 定價：(6)8角5分

統一書號：10118·106

編 選 說 明

我們時代的沸騰的生活，是永遠燃燒着人們心靈的一只歌。我們有不少青年，他們戰鬥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，在緊張的勞動之後，利用他們的業餘時間，懷着幸福的激情，提起筆來，向祖國傾吐他們心里最美好的感受。他們正在文學藝術的道路上頑強的學習、戰鬥，正在大踏步的走進我們的文學隊伍。

我們熱情的歡迎這支年青的生力軍，應該給予他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；並且我們希望更多的青年來進行業餘文學創作，讓我們的文學百花齊放，更趨繁榮。

因此，我們把四川地區的業餘作者寫的詩歌、曲藝、小說散文、獨幕劇，編選了四本集子，介紹給讀者。

我們選的只是短篇作品。近兩年來的創作，已印過單行本或已收入其他選集的，就沒有再選了。但有個別話劇與演唱作品，雖曾出版過，我們仍編入了選集。

我們在編選的時候，得到各報刊熱情的幫助，我們很感激。

我們編選的這些作品，遠遠不能概括四川兩年來的創作全貌，這只能說是整個創作中的一部分。我們編選的作品，也還有很大的遺漏和編選不妥當的地方，請讀者指正。我們熱誠地歡迎讀者對這四本集子里的作品提出各方面的意見。

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

1956年9月

目 錄

深山初雪	化 石 (1)
宝成鐵路沿綫散記	曾 生 (19)
前途	賈常彬 (32)
战勝險灘	楊 健 (43)
成阿路上的插曲	江 漫 (54)
開花的樹	吳承漢 (64)
向年輕人祝福	王光前 (72)
夜航空山嶺	鄺國培 (79)
馬老師	履 冰 (94)
長林老漢	鄧兴林 (112)
水電站的一塊基石	楊 維 (129)
兩叔侄	伍 丁 (137)
老倆口	克 非 (146)
莎娜的花絲帶	征 冰 (155)
太陽升起的時候	何士儼 (162)
第一次離開媽媽	周 星 (170)
滯娘	果 良 (173)

三叔的5分	揭 林 (177)
傳遞消息的人	錢書麟 (182)
誰大貴	馬良驥 (186)
草原上的春天	刘 冰 (191)
給团省委的一封信	曉 楓 (198)
在執行命令过程中	李 俞 (213)
柵欄	李 累 (233)
高原散記	之 光 (238)
災難	遙 山 (250)
渡江	晏春元 (269)
木屐	王 吾 (276)
不屈的人	鄭波文 (286)
爐灶下的祕密	余光远 (292)
靜夜里的声音	馬 夫 (304)

深 山 初 雪

化 石

象从天空陡然落下的那条小路，隱隱約約地懸挂在高山峽谷，青青的岩石，被嵌上了薄薄的、銀色的花紋，往日急冲冲地流下山脚的、在夜里清脆地吟奏着的泉水，也顯得格外安靜；听不見它的声音了。

风雪，比平壩的冬天来得急促、猛烈，才阴曆冬月初嘛，它就紛紛揚揚地，在这川陝边境的綿綿大山的上空，洒下了漫天的閃亮耀眼的花朵，在小路上，在泉水边，凝成了微微发青的薄冰，在稀稀落落的杂树的枝条上垂下一串一串的冰珠儿。

馬五成老公公的小木屋座落在山腰。門前一排大楠木树，一夜功夫，也已經刷上一层銀色的雪粉了。这时，他独自一人，正站立在門前树下向山脚了望；早晨的阳光明明靜靜地鋪在冰雪上，射在向阳的杂树叶上。不久，他就被这冬日暖人的阳光，逗弄得緊眯双眼，用手从敞开的羊皮背心下搔着前胸，看来，他正有些不耐煩地等待什么，他那又短又粗的“扫把”胡子微微地抖动着，帶着一些孩子般的驚訝神

色。

“轟！轟轟！轟……”

突然間，一陣來自不遠的爆破聲，滾過他的頭頂，小木屋上的雪塊也紛紛墜落。

“好呵，來了！”他幾乎立刻就想從被冰雪封閉的毛毛小路飛跑下山去。一雙手因為忙亂和高興而不斷地搓着，然後，他使勁地拍打了一下大腿：“嗯，來了！來了呵！”

山下，一卷一卷的青色的硝煙，迅速地朝天空飛騰。平日里大模大樣地在山頂盤旋的老鷹，驚惶地把翅膀一斜，嗖嗖地倒插向岩縫里去了，馬公公一看，就忍不住大聲的笑了，他偏着頭，指着那已經收了雙翅、躲在岩縫間不斷向外偷望的老鷹：“嘻！你也奇怪？哎……是呵，老漢七十年来，也是第一遭聽見這喜炮哩！”

這聲“喜炮”，老公公已經等待兩三年了。不久以前，對門山上一個老獵戶經過門前時，向他說：

——“老伙計呵，聽說快來了哇！”

這一句不容易為旁人聽明白的話，一下子就把馬公公的心震動了，他愣了一會兒，才點了點頭，感嘆地說：

——“老漢們的百年好夢，終於看見了呵！”

這一天，兩個老漢，格外高興；踏着鋪滿山路的雪花，想獵取一只野物。多末湊巧！在雪上發現了象雕刻的花瓣的山羊腳印，兩老漢提着三角叉，流了一身熱汗，從一個被雪掩閉的岩洞中把山羊尋獲了。馬公公一路上總是探聽着：“人馬來了，住扎在哪里呀？”

“就在山脚。”老獵戶已經第三次，或許第四次这样回答他。

“山脚？”由于馬公公激动的心开始安靜下来，才真正弄清楚了“山脚”这两个字的全部意义：“这一来呵，好伙計！铁路不是就修进山里了嘛！”随后又“嗯，嗯”地欢乐的感叹着。这样一連过了三五天，他耐不住了，决心下山去看一下，便磨了半升包谷，蒸好兩大块饅。虽然今年来得过早的冰雪，会使他行动艰难，但是心境好，到觉得是一场好雪。他独自念着：“瑞雪丰年，真遇上好年辰了呵！”他准备好了上路的干粮，随时都可以下山了。只是山下依然没有什么动静，他了望山下时，却被一座光溜溜的山岩擋住了微微昏花的眼光，他这才想起：这不就是有名的“溜叶岩”嗎？哎哎，連一片树叶都攔不了，大队人馬怎么过哇？往昔，偶尔有冒险走过的人，总是摔的粉身碎骨！于是，他开始咒罵这座山岩，他觉着修铁路的人馬一定在山岩那边，說不定正愁着沒路过来哩。

这样又过了兩三夜，他經常夜半醒来时，看見蒙蒙的白色的光輝从木屋的小窗洞射在床前：“这才是初二三的日子哩！”他迷惑地披衣起床，剛剛拉开木板門，如一条銀色的河流的光柱傾瀉进小木屋，“呀！我的老天。”这真把馬公公惊倒了；原来从“溜叶岩”那边升起了雪白的探照灯，象一輪明月，在山間照耀，隱隱約約的人声，鉄錘同岩石的敲击声震的楠木树叶儿嗖嗖响，紛乱的、跳动的树影洒落在門前发光的冰雪上。馬公公坐在門前，忘了深山风雪，痴痴地望着

“溜叶岩”，望着冲瀉向滿山滿谷的銀色光輝，望着那偶尔飞出毛草窩，一閃就不見了的雀鳥，甚至有一只野鷄也連飞帶扑地冲到雪地上，一直跑上山頂，头也不同地鑽进了一条昏暗的峽谷……馬公公覺得山里將要发生一樁惊人的大事；說不定擋住鐵路的那座“溜叶岩”頃刻就会被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力所推倒，于是，他靠着門前的楠木树，直坐到东方发白，坐到早晨的阳光落在楠树的尖頂，等待着、等待着……。

“轟！轟轟！轟……”爆破声震响了。他在門前愣了許久，那声音仍然清晰地在耳边繚繞。当他匆忙地回到小木屋，背上裝着包谷饅饅的布袋出来，正准备往山下走时，在硝烟已經散尽的“溜叶岩”，突然变的开闊了！一条寬大的、还有着乱石的道路向他迎面奔来，从这里往大路的远处看去，隱約地正有許多工人在来来往往；在阳光下閃亮的机器聳立在大路兩旁。他还没有看得十分明白，欢乐的泪水已經模糊了眼睛。他不断地抹着那一大把雪白的胡須，就象孩童对于新春时节人山人海、灯火滿天的情景感到惊讶和迷人一样，他眯紧双眼尽力朝山下了望：“来了！嗯嗯，来了呵！”他已經相信那无数来自远方的各色各样人和新鮮的机器，在小木屋門前出現了，那条夢想的、神妙的鐵路帶着一种巨大的威力伸进深山里来了，从沒有經歷过的熱鬧和繁华，开始充滿在周圍了。想着、想着，他竟“哇”的一声，高兴地大声哭了。

哎哎，馬公公呵，馬公公。他哪里想过修建“鐵路”！在貧困和荒僻的年月里，連这样的夢都不会有的！从七八歲

起，他就开始單身在山路上来往；有时挨身挤过石縫，有时必須双手抓着葛藤，双脚踩着祖先凿下的脚印。那一条被人們視作好路的“古棧道”，也不过在懸岩边插几根树樁，搭上些木板罢了，况且年月一久，风吹雨打，树樁搖晃，木板有的也腐蝕了。唉，七十年孤苦寂寞地生活，往南，只到过四川广元，那一次还是因为給独生女赶办几件嫁奩才去的。此后，老伴死了，逢年过节，就盼女儿来，不是女儿狠心，是山路难走呀！一去二十年，仅仅回家五、六回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馬公公才想起山里需要修一条路，但是，他想象的只要能放得开脚步也就太美了。

在許多年月里，他挖藥回家，或許打獵归来，坐在門前楠木树下，借着黄昏时的阳光，望着对面的高山，那尖頂，仿佛快挨着天了，环視左右，依然是高山，它們重重叠叠地向远方滾去……这个时候，他又想起要是有一条石板路，該多末舒暢呵。他一人痴痴地坐在門前，从黄昏直到星星在曙光中隱蔽，他叹息着，孤單使他分外煩惱。当他看見那披着花色羽毛的小鳥，或許白雪一样的兔子，寂寞煩惱的心开始活跃起来，于是，他在楠木树上，用毛草搭了一个窩，用各种办法来款留兩只斑鳩。并且，象女儿在幼年时那样，还喂养了兩只野兔，这个又高又壯、微微駝背的老人，甚至比孩子还感到有趣，他用柔軟的树条，精細地編織了一个籠子，早晚帶着它們到泉边去飲水，看見小家伙豎起耳朵，灵巧地閤动着嘴唇的模样儿，便忍不住笑了。但是，時間过去一年，又过去一年，馬公公自己也听出了这偶然的笑声多末空

漠！

“路哇！路哇！”

馬公公睡在小木屋里，夢中也看見那閃光的、玉石帶子般的山路，流暢地通下山，通到女兒家的門前，通到不知名的、万人拥挤的远方。当曙光从小窗洞里鑽进来，輕輕落在他用树条拼凑成的床上，落在他濃密的白色的胡須上，吻着他那如古树一样的双頰，織上了网紋的眼皮，他帶着迷惑的心情醒来了，愣了一会，才明白是一場夢。这样的好夢，也会使他独自輕快許多天呵！

直到馬公公小木屋下面，突然出現了沾滿尘土，微微有些疲倦的年輕战士，日夜不断地經過，才給他帶來了一个希望，那些战士向他說：

“嘿，老大爷，等一些时候吧，我們要修一条鉄路进山啦。”

人馬急忙忙地向四川方向去了，紅旗嗖嗖地在空中飄动的影子还留在馬公公心中：“鉄路？我的老天！到底是个啥样儿呵？”就这样，他等待了兩三年。从略阳来供应鹽巴、綿烟、布匹的县联社營業員，帶來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，常常都使他終夜不眠；第一年，听說在姜子牙釣过魚的渭河架起大桥了。已經从“滿地是金銀”的四川成都修到劍門了；第二年，說是在攻打“鳥飞不过”的秦嶺，要把它当头劈开。在当年关公都因为道路崎嶇，不得不把“青龙偃月刀”留下，輕裝才能通过的“寄刀溝”，大車已經往来无阻了……。現在，嘿，筑路人馬終于来到馬公公門前了！

馬公公沒有思慮多久，便立刻朝“溜叶岩”方向走去，甚至連小木屋的門都忘了扣上。他把布口袋揀在右肩，拄着木棍，羊皮背心脫下來捆在腰間，雪上留下了他那竹麻編織成的粗大的鞋印子。一路，他不斷的向林間雀鳥吆吼着，逗弄着，雖然口里已經呼呼地吐着白氣，有些喘息了，但他仍然沒有打算停一停。只是偶爾放緩腳步，眯眼向四面望一望，那明靜的冰雪，不知為什麼使馬公公格外愉悅，當他看見被自己踢起來的碎雪飛動，就有着一種孩童般的單純的快樂。就這樣，他曲曲折折地走着，有時甚至坐在雪上溜着，一口氣趕了十四五里山路。

馬公公吃完了第一塊包谷饅饅，擺開薄冰喝了几口清涼的泉水，已經是半下午時光。他加了一把腳勁，爬過一座小山岩時，一個新的天地在他眼前展開了。

“老大爺，喝口茶吧。”

“到帳篷來憩憩腳嘛！”

許多陌生的人，無數四川口音的招呼，使馬公公來不及看，也來不及聽。他們幾乎都只穿着一個白色的細紗背心，周身却冒着一股一股的熱氣。馬公公不免有些驚詫地，只是張着嘴巴點着頭，“嗯嗯”地簡單的回答。人們的笑臉在他眼前閃動，成行地推着斗車的工人穿梭般來往，他看見還有着亂石塊的路基上有許多碗口粗的皮管，皮管一端通向工地旁的一架機器上，機器轟隆隆地吼叫着；另一端通向十多個工人手中的鐵鑽子上，鑽頭風一樣旋轉着，嘩嘩地鑽進了岩石，白色的粉末飄飄洒洒。馬公公看呆了：“哎呀，我的老天，

这是个什么法宝呵！”这时候，一个二十七八歲的壯年汉子走到了他的身后：

“老大爷呵，你高兴吧？”

馬公公眨了眨老眼，“嗯嗯”地伸出了大指拇，并且立刻就对这汉子感到十分亲近，他觉得从哪里見過来的，迟疑了一会儿，便說：

“大哥，不是山里人吧？我咋面熟熟的。”

“这里，咱才是来第二回哩。”这汉子望了望周圍的山峯，說：“前三年咱們解放軍队伍从这里路过过……”

馬公公想起了：“或許就是告訴我要修鐵路进山的那人哩。”他並沒有說。真象与故人相逢，兴奋极了，而且，也变得无拘无束起来。兩人都用互相不易听懂的乡音說着，公公知道这汉子是土石方中队的中隊長，人喊老曹。老曹也很快明白了公公七十年来的心事。于是，笑着說：

“馬公公，你放心好了，咱們一定用火車把你送到你女儿家的大門前！”

馬公公踏上了新开的路基：“能走一走这样好的大道，就算福份啦，不坐火車也行！”正这时，迎面来了一位大姑娘，背着个皮包，向公公笑了笑。她已經走过几步，又急忙回身轉来攔住了公公：

“大爷，瞧你的脚！”姑娘指着公公还留着血痕的左脚，便迅速地蹲下去，打开皮包，取出了一瓶藥水，蘸在棉花上：“来吧，老大爷。冷冻大，給你上了藥，还要包扎哩。”

这一切动作也許只有兩三分鐘。馬公公还没有完全弄清

楚，姑娘已經熟練地把他扶着坐下，并且动手搽藥水了。馬公公簡直象一个听話的孩子，几乎完全沒有違拗，直到已經包扎好，姑娘去后又回头笑了笑，他才明白过来。公公突然追到姑娘身边，凝神端詳着她，他想起了往昔和女儿相处时的亲密情景。但是，公公却独自搖了搖頭，“我的老天，我哪来这般好的閨女呵！”

老曹远在身后大声說：“大爷，没有什么，这是咱們工地卫生員。”随后就又帶引着他往前走。

沿途，工人們都向他笑着，猛一抬头，見半岩上懸挂着几个人，象那岩鷹飞在半空。

“老大爷……你……好……呵！”声音断續地从公公头顶傳下，他看不清这几个工人的臉，只看見他們揮动着的鋼鑽，吐吐地冒着火花，公公确实有些呆了，老曹附耳大声地說：

“咱們正在打炮眼，要把这山岩的頂頂掀掉！”他做了一个如許多工人們习惯用的动作：把右手朝天空輕輕一揮，“就象掀掉这‘溜叶岩’一样，要高山变成平坦的鐵路！”

馬公公十分仔細地向周圍探視，但是那座有着許多悲慘記憶的“溜叶岩”，咋也找不見影子，在轟垮了的石岩下已是一条凸凹不平的路基，被炸藥熏黑了的炮眼痕迹，还清晰地在破碎的石块上殘留着，甚至还微微嗅得出硝烟的气味，馬公公猛地回轉身来拉着老曹，不住地点着头，看来他正在用最大的热情贊許着什么，随后，說：

“我的老天呵，这世道教你們的本領大，有‘神通’！”正

說話哩，一个汗水淋淋的青年跑到了老曹身边，說了几句什么，老曹立刻轉身便走，又回头說：

“大爷，你留下过夜吧……”

馬公公看着这剛强、热情的汉子，一直轉过了山岩。这才随着大路走去，不断地給奔走着的工人讓路。剛拐一个弯，几十座綠色的、白色的帳篷摆开在道路兩旁，休班的人們正在嘻鬧着进进出出，有人大声地喊着：

“大爷，买点啥呵？来吧，这里有的是！”

馬公公沒有听清楚这几句四川話，他伸出大指拇，說：

“好，好！你們本領大……”

旁边的年輕人，好意地、和悅地笑了。精力充沛、喜欢管些杂事的人們，就把公公帶进一座帳篷去。这里有些昏暗，滿屋子都散发出油脂、糖食的气味，特别是四川的豆瓣、榨菜的咸、辣味儿刺弄着人們的鼻子。新近运来的腊肉剛撬开木箱，旁边又堆放着彩色紙張包制的方块糖，人們鬧嚷嚷地，不停的向几个額头冒汗的女售貨員詢問：

“这糖是上海来的？”

“对头哇同志。”售貨員又旋风一样轉身过去回答另一个人的問話了。

“我要成都杂糖。”

“沒有。有广州的香蕉水果糖。”

馬公公目不轉睛地看着，尖着耳朵听着，他不是稀奇这些从未見过的食品，而是因为許多在他看来犹如远在天边的城市：上海呵，广州呵，成都呵……在人們嘴里說的那末輕